

## 听周有光讲故事

□金玉良



## 太平洋战争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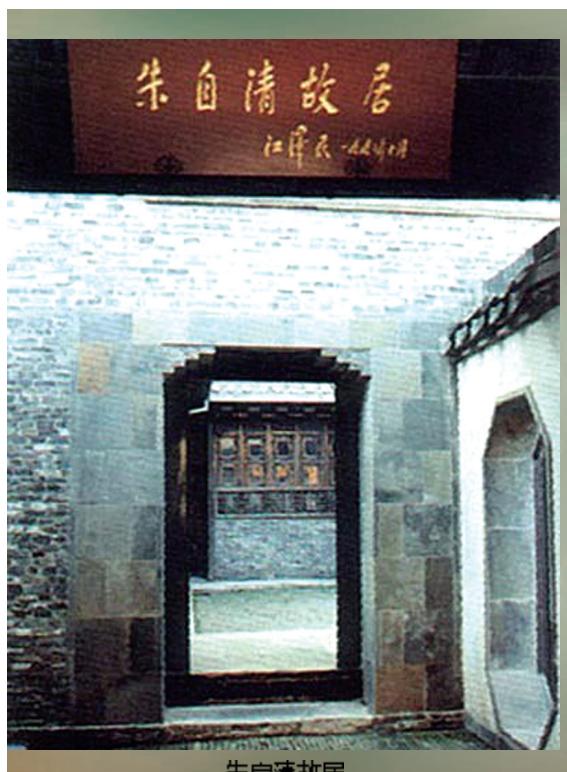
周有光先生说,中国有句俗语叫“胜利冲昏头脑”,日本恰恰如此。他不仅在中国大陆扩大占领区,还要占领整个西太平洋,包括东南亚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屿。特别要占领美国的军事基地菲律宾,要建立所谓的东大亚共荣圈。正是德、日法西斯不断膨胀的野心,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

在欧洲,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进攻苏联,爆发苏德战争;在亚洲,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空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日本的行为令美国政府和人民震怒,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英、美两国对日本宣战;德国、意大利也对美国正式宣战。至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周先生说,日本偷袭美国之前,欧洲战场不断传来的坏消息,的确让人悲观、渺茫。但是,大家对战争的决心没有动摇。这是当时中国的一种民族气概,是了不起的。爆发太平洋战争,对美国来讲是被迫的。有人猜测说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真心不想打仗,而是等日本人先动手,然后他再打。那时,美国有《中立法》,孤立主义情绪强烈。老百姓不愿意打仗,国会有决议,不参加战争。但是,日本人先打了,美国就不得不打。政府向日、德宣战,老百姓也没有话说,战争的民意非常重要,战争不仅是枪炮的较量,还有民意的较量。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气焰嚣张,只花三个月时间就占领了面积相当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缅甸。不但掠夺更多的稻米和石油,同时,切断“同盟国”的中国补给线(从仰光走铁路到腊戌,再经昆明公路到昆明)。由于军需品供应不上,中日双方力量更加悬殊。前方的节节溃败使重庆十分恐慌,一度准备再迁都西康省的首府西昌。西昌是个很穷、很小的地方。

周先生说,美国与德、日正式宣战,人们就喘了一口气,紧锁的眉头也舒了舒。虽然,美国把主要力量放在欧洲战场。但是,沉闷、阴霾的东方从看不见边缘,倏然看见一束曙光、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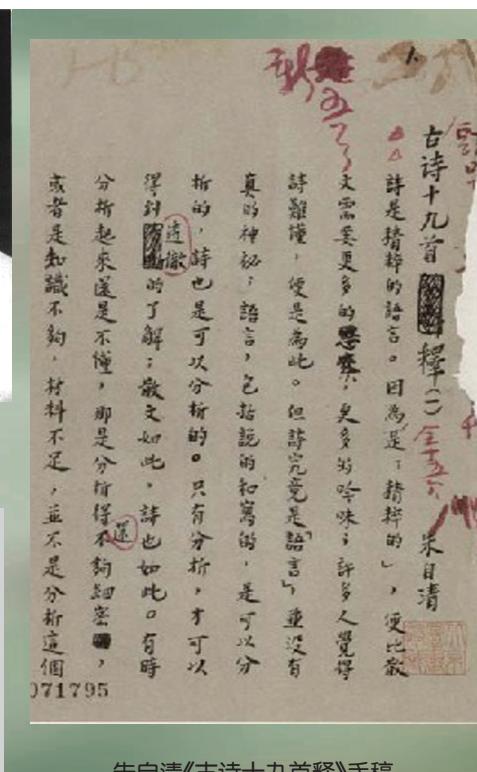
朱自清故居



朱自清及其家人



朱自清



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手稿

## 朱自清故居

□尧山壁

在南京开会,同室的张老是扬州中学退休语文教师,言谈话语中听出我对朱自清先生的崇敬,遂引为知音,诚恳地邀请我到扬州,瞻仰先生的故居。

解放前,上海人瞧不起扬州人,讥之为江北佬。而大作家朱自清虽祖籍绍兴,却理直气壮地声明:我是扬州人。“够得上,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张老声音里满载着骄傲,为朱自清,也为扬州。

南京到扬州,大巴只用一个小时。下车时秋雨绵绵,扬州依然是王昌龄的“秋色明海县,寒烟生里间”,依然是杜牧的“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顾不上瘦西湖,顾不上平山堂,好像游子归家一样,我急切地要去朱自清故居。张老师是个扬州通,肚腹里也装着一部朱自清传记,先生的每个脚印他都可以找到。

朱自清祖籍绍兴,祖父和父亲分别做过县里的承审、盐务小吏。6岁时举家迁居“淮左名都”的扬州,从1903年定居到1946年迁出,近半个世纪,先后租赁的住宅有七处之多,遍及一城四关。我俩打着伞步行,一一拜访,也就走遍了扬州的大街小巷。

天宁门街,城楼门边,是先生儿童时期住所,在这里读“三字经”、“百家姓”,受到良好的教育。弥陀巷城墙根,跟一位老先生读夜塾,做文言文,考入淮扬中学。皮市街一座小楼,藏书甚多,先生得意洋洋地钻进了古籍的海洋。琼花观东头大院,先生获品学兼优奖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寒假中与扬州名医之女武仲

## 記 錄

中堂挂有一副对联,“开张天高马,奇逸人中龙”。当年余冠英先生常来登门做客,说诗论文,其乐融融。然而,朱自清幼名自华,取自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号实秋,一者补命中缺火,二者期望春华秋实。考北大时,经济困难,为了勉励自己不随流合污,改名自清,号佩弦,借用韩非子“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在发愤图强。1937年7月7日夜,挥笔急书“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署名右边加了一句“时远处有炮声”。之后,跋山涉水,步行入滇,到西南联大任教。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时,以心爱的砚台、碑帖换钱,有诗曰“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才烟轻,教鞭画笔为糊口,能几钱世上名”。得知闻一多被害,义愤填膺,写诗“你是一团火”,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回到北平,在《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上签名,名列13教授之首。先生在浙江教书,不曾住过。东关城根仁丰里,与一户庄姓人家共租,就是后来世界乒坛名将庄则栋的祖父。夫人武仲谦于此病逝,先生在《给亡妇》一文电,寄托了无限的怀念之情。

以上六处因为时间久远,或不复存在,或面目全非,至今保存完整的只有安乐巷27号一处了。巷窄而长,仅能容一辆三轮车单行,27号是左手黑漆小门。我们收了伞,把一天秋雨留在门外,又把脚下泥巴蹭了又蹭,朝圣般低头而进。这是一所传统的扬州四合院,三间两厢一对照。步入天井,左有柴屋,右有厨房,门边还有一口腌菜缸。正室三间,一明两暗,

了做人为文的榜样。

这所居住16年的小院,也留下先生许多悲恸,父母相继去世,朱自清是个孝子,每次奔丧都是守灵7日,亲自送到念泗桥安葬。

开井向北开一八角小门,有两间小客座,先生假期回扬,都是住在这里。条几、书桌、太师椅,中堂一幅秋山行旅图。室内雕花木床、印花被。书桌上笔架、墨盒、烟斗。还有先生为学生季镇淮批改的作业,以及季镇淮怀念先生的一首诗:舒愤忧一诗卷,陈言务去把新词,从来唐宋难分界,赏析精严忆佩师。夫人去世后,经叶公超介绍,先生认识了齐白石的女弟子陈竹隐。旅欧回来,在上海结婚,携新妇归来,就住在这里。

其实朱自清在扬州还有一处住地,就是梅花岭下的史公祠。辛亥前夕,其父病返扬州,借住祠中修养,少年朱自清相跟年余。耳濡目染,对史公祠《复摄政王书》等五通遗书和《扬州十日记》耳熟能详,对其中诗句“忠孝立身真富贵,文章行世大神仙”,“自学古贤修静节,惟煮野鹤识高洁”,“千里师从枕席,一生报国文章”,以及祠中楹联“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时局数残棋扬州城边悬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岭上冷艳孤忠”,铭记于心。如此大忠大勇、高风亮节,对朱自清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公祠也成为他毕生依恋的精神家园。

## 我和李双江的不了缘

□朱向前



回首我和李双江最初的缘分,还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16岁的我,参军不久就分配到一个高炮团电影组当放映员。要说放映员的工作,主要是一早一晚。“一早”就是早上放广播,先放一张起床号,再放唱片。而《北京颂歌》是主打。当时《北京颂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唱的,一个就是李双江唱的。而我放的最多的就是李双江版。于是,李双江那像“灿烂朝霞”般庄严、辉煌的歌声就像军号一样,深深地烙进了我年轻的大脑皮层,以至于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之中,只要《北京颂歌》一响起,当年那东海前线军营内外被歌声点燃过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随声而至,历历在目。

双江的歌多有动人的故事,其中《再见吧!妈妈》尤为感人至深。上世纪70年代末,西南边陲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作曲家很快创作出了这首从词到曲都颇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余韵的好歌,不少人为它所打动。李双江就是带着这首歌走上前线的。他站在尘土飞扬的简易军用公路旁边,伴着车轮滚滚的节奏,用这首歌为战士壮行。一天下来要唱到五六十遍,最后嗓子唱出血了,沙哑了,失声了还是要唱。想想那些可爱的战士、那些英雄的战士,拼着性命保家卫国,他说,我有什么理由不为他们歌唱呢。

也许是千里缘分声牵。听了双江20年的歌,都只是久闻其声,神交而已。谁料想,我们有一天能成为同事呢?1994年秋天,同一张中央军委的命令上出现了我的名字。从此,我们在一个院里生活、一个楼里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至今一晃也13年了。粗粗梳理这13年的纷繁记忆,概括说来,我对双江最深的印象有三。一是激情。待人接物不摆名人架子,但是确有明星素质——俗话说就是“人来疯”。平日里看着他也平常,尤其那金子般的嗓子听着也沙哑,但只要一登台,往聚光灯下那么一站,嘿,立马变了一个人。像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容光焕发、目光如电、精神头倍儿足。才思更是敏捷,往往能够妙语连珠,有些玩笑着说“就要说出口了,就像走钢丝一样玄乎乎,就要掉下去的时候他忽然一下子又回来了,而且还准博得一个满堂彩”。一般情况是安排他唱两首歌,但结果没有五首下不来,加上他即兴抒怀,说的比唱的多,他那半小时往往就是晚会的高潮。这时的双江是风度翩翩的、优雅的、魅力四射的、人见人爱的。二是幽默。舞台上为了活跃气氛,双江常常敢于开惊险的玩笑,日常生活中他更能插科打诨,和大家打成一片,特别是在一些严肃的会议中,他的发言往往也是生动活泼的,或者声情并茂、感人泪下。所以,无论多么庄严的场合,他的发言总是给大家以期待,结果也不会让人失望。于是,人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幽李双江一默:双江啊,说的比唱的好听!三是活力。都年近七十的人了,看起来也就五十上下,身上有股子使不完的劲。教学楼108教室的讲台有两级台阶,每次开会轮到双江发言,他都是蹦着上去,身姿矫健、活力十足,还带点顽皮。

有两句古话:一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是“酒后吐真言”。我和双江的第三份缘份还真在于杯里乾坤。出于健康考虑,双江在一般场合上往往轻描淡写,一笔(杯)带过。但有一次我在双江办公室谈工作耽误了午饭,他让通讯员打来两盒饭,竟又从柜子里拎出一瓶茅台酒,我们就着盒饭喝茅台,听着故事忆华年,不知不觉一瓶茅台喝干了,也让我见识了双江的好酒量、好酒风和真性情,说到动情处,我们都曾潸然泪下。

双江1939年生于哈尔滨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由于家里人口多,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他学了多年唱歌却从未见过钢琴。1957年夏天,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我国知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到哈尔滨招生,18岁的李双江赤手空拳就去了,他一连唱了15首歌,把一场考试变成了李双江独唱音乐会。双江据此脱颖而出,成为了喻先生的高足。1963年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参军分配到新疆军区,直到1972年才调入总政歌舞团。在新疆的10年,他生活在战士和少数民族中间,深受战士情感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哺育和熏陶,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艺术基础和对军人的情感基础。那时基层连队很艰苦,营房建设都是战士们自己做砖,每人每天都有定额。双江不擅长打砖块,但战士们却喜欢听他唱歌,于是让他用歌曲折合砖块,结果在战士们挥汗如雨的间隙,他为战友送去歌声,竟然每天都能够超额完成打砖任务。

在新疆的10年,对于双江的重要性,还在于歌唱艺术上的兼收并蓄。他以新疆民歌为中介,打通中西界限,完成了民族与美声的交流与融合。新疆音乐古称胡乐,颇有波斯风格。那种西亚风格,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出了自己的特色——明艳、纯净但又妖娆、活泼而富有野性。以此为中介,双江的美声与中国民族唱法打通了一个辽远的隔离带。所以双江的歌声里“美民族”中还夹杂着西亚风味,有一种难以言明、难以模仿的特质。那种华丽、洋气和异域风俗浑然一体,令人耳眩,让人想起阳光的味道和哈密瓜的甘甜。再次,新疆辽远雄阔的地域空间,也为他的歌唱提供了宏伟的背景。可以试想一下,在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视域,那些开阔辽远的草地或沙漠之上放声歌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味?再加上双江故乡冰城哈尔滨那种冰雪的清澈剔透的融入以及特定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就使他的演唱形成了一种正大、堂皇的庄严感。

那个时候,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新疆的故事。对于双江而言,新疆更是他的涅槃之地。我认为,地域对于文化艺术实在是有着内在而深刻的影响。譬如北方的歌曲一般趋向于雄浑豪迈,多可迎风而歌,豪气干云;南方的歌曲则柔美绵软,尽显小桥流水,画里风致。至于说到民族歌曲,青藏高原民歌是天上的歌,拔地而起,直上蓝天,清澈高亢,空灵渺远,有一种盘旋向上的力量;而内蒙古草原民歌则来自地心,呼麦声里草色绵延、大地沉着雄浑,即如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无伴奏《Toring》《八骏赞》《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初升的太阳》《草原恋》等,朴实温暖的情愫像是从地底缓缓升起。而新疆辽远的沙漠赋予了歌者炽热的激情,如同烈火,把艺术的厚土冶炼为光亮的瓷器,使双江成为歌唱大家。

然而,再优秀的艺术家,也有青春的年华、黄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13年前双江选择了音乐系是明智的,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我想,其实双江自己心里也明白,纵使金子也会褪色,不老松也要凋零。真正能延续自己艺术生命的最好方式就是教育,就是传承,就是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因此,双江把音乐教育事业等同于自己的生命看待,全身心地投入。在他的带领下,音乐系从1994年开始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和提升教学层次,逐渐形成了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短期轮训教育的教学体系。同时,他开创的“红星乐坛”教学法荣获全军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主编的教材《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填补了学科空白。薪尽火传而火已传,先后培养了许多知名歌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音乐系以一系之力组队参加央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了两次团体金奖和一次银奖。刚刚结束的第13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新加了一个合唱奖项,军艺音乐系全部由学员组成的合唱团又一次力挫群雄,摘得金奖。

双江从军、从艺50年,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由士兵到将军,歌迷无数。而36年来,作为他的“粉丝”、同事和朋友,我们俩也相交愈久,缘分愈深。而“缘”的根源,我想不外一个“情”字——对战友、对亲人、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真善美的热爱之情、赤诚之情、感恩之情、九死而不悔的执著之情……